

吴学华◎著

放下屠刀



阴谋、阳谋，权力、诱惑，
看群雄逐鹿，高手过招！

不是人人都配叫大哥 | 贵州民族出版社

吴学华◎著

放下屠刀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下屠刀 / 吴学华著. -- 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5412-2051-7

I. ①放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34650号

书 名 放下屠刀
作 者 吴学华 著
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2.00元



第一章 必须把他弄出来 / 001

曾几何时，她偎依在雄哥那宽厚的胸前，看着面前那一张张谄媚的脸孔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

第二章 大哥栽进去了 / 017

在监狱中服刑的胡志雄怎么都想不通。如果不是他一念之仁，去破屋中见许耀华，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所有的事情就像事先设计好了一样，对方完全摸准了他的脾气，让他在不知不觉之中，走进警方的包围圈。

第三章 出狱后的老大 / 028

他站在坟前，摸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照片，凝视着照片上的人。这张艺术照是她那年生日的时候，他陪她去省城拍的，原来摆在她卧室的书桌前，想不到现在居然放在了这里。

第四章 只想过平淡的生活 / 044

胡志雄微微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算了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。就算是我身边的兄弟出卖我，也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我现在只想过平淡的生活，做个正常人。”

第五章 拆迁无法不野蛮 / 056

这些年来，县里多次拆迁工作都遇到了麻烦，也出了不少事，甚至有人因此受伤残废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工程最后还是按时完成。

第六章 黑道手段 / 069

胡志雄瞪着吴笑春，缓缓说道：“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和道义。我当年也放高利贷，可最多只是3分利。你要人9分，这不是要人的命吗？”

第七章 每个人都有想法 / 086

万元彪说好一个月结一次账，方安中也没敢再催，当初的那种兴奋和意气风发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拉长了的苦瓜脸。

第八章 人命大如天 / 100

张雨一边往火盆里烧纸，一边低声抽泣着，张林则张大嘴巴，一边哭，一边抹眼泪，断断续续地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第九章 道上兄弟 / 117

胡志雄原来也搞过房地产，自然知道这里面的隐衷。虽说房地产是暴利，可是暴利的背后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呢？

第十章 躲在幕后的人 / 135

刘慧用纸巾擦了擦泪水，低声把昨天在医院和今天在一叶飘香茶楼里发生的事情都说了。许由庚听着，脸色也渐渐变了，他问道：“他让你去当服务员，就是想弄明白那家茶楼里的秘密？”

第十一章 兄弟开出的条件 / 152

汪积德说道：“雄哥，我知道你当年的财力不比我现在差，但也许你在里面待久了，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形势……”

第十二章 冤死的人 / 170

朱玉华慢悠悠地将杯中的酒一口饮尽，缓缓说道：“胡老大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你的意思是我们有意害死他的？我刚才说过，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可别胡说！”

第十三章 被激发的民愤 / 185

雄哥要上访的消息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县城传开。就如同一颗火星落入了干枯的茅草中，瞬间便成了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。

第十四章 抬尸上访 / 208

看到沈瑞强走出县政府大门，上访的人群骚动起来，不少人挥舞着标语，喊着“反对强制拆迁，还我家园”、“相信党相信政府，惩治违法犯罪”的口号。

第十五章 公安局是干什么的 / 224

于光耀也干咳了几声，等沈瑞强说完了，才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沈县长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这件事确实不简单，那个姓胡的不是才出来吗？怎么又闹上了？我就不相信，我们堂堂的政府机关，还对付不了一个黑道混混，公安局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第十六章 兄弟反目 / 240

汪积德说道：“雄哥，人都已经死了，我和你争论也没有意义。现在的关键就是尽快找到那东西，你我兄弟都平安无事！”

第十七章 谜一样的女人 / 258

胡志雄低声道：“不管她和许由庚是什么关系，我只想弄明白事情的真相。我不能让他们三个人白死！”

第十八章 不是结局的结局 / 269

没有人知道，那些寄到省里去的举报材料，包括举报他自己的材料，都是孟金生私下要人那么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在他与沈瑞强的这场权力角逐中，他赢了。

第一章 必须把他弄出来

曾几何时，她偎依在雄哥那宽厚的胸前，看着面前那一张张谄媚的脸孔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

半夜时分。

天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老板刘昌仁带着几分醉意，开着那辆新买来的奥迪 R8，带着一个刚到紫罗兰夜总会出台的小姐，来到城北的江滩上。他望着对面那几大片豪华小区透出的灯光，得意地对身边花枝招展的小姐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？那些小区都是我建出来的，在高云县，没有人不知道我刘昌仁。只要我出面，没有摆不平的……”

那小姐小鸟依人地粘在刘昌仁的身上，娇笑道：“谁不知道你刘总是个大能人呢？”

刘昌仁得意地说：“大能人可不是容易当的，手底下有那么多人跟着我吃饭，每天有那么多应酬，谁都不能得罪。尤其是你们这些女人！”

那小姐有些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钱和女人是我一生的追求目标，我从来不亏待能替我赚钱的人，更不会亏待和我上床的女人！”刘昌仁亲了这女人的脸蛋一下，“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小姐轻轻在刘昌仁的怀中扭了几下：“人家叫 Linda，是英文名字，你今天晚上都问人家好几遍了！”

放下屠刀

刘昌仁嘿嘿地笑着，打了一个饱嗝：“包厢里那么多人，又那么吵，我怎么听得到呢？我好像记得你叫什么三弟……”

Linda 咯咯地笑起来：“不是三弟，是 Sandy，她是我的姐妹，她不是被那个姓陈的朋友拖走了吗？”

“哦，你是说陈局长带走的那个？那个的波波好像比你要大一点！”刘昌仁搂着 Linda 的细腰，狠狠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掌，说：“明明都是中国的女人，叫什么花什么梅的多好，又通俗又好记，非要取什么外国的名字。等明天我和你们老板草狗生说一说，把小姐的名字都改过来。洋不洋土不土的，什么东西嘛！”

Linda 媚笑着：“也只有你这种身份的大老板才敢叫我们老板的外号，我们平时都叫他林总的。不过，夜总会的那些人，大多数都叫他生哥！”

刘昌仁朝面前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我叫他草狗生是看得起他，要不是听说他那里来了新的货色，我才不去呢！”

Linda 不失时机地说：“所以嘛，以后还要请刘总多多照顾我们姐妹的生意。”

刘昌仁正要说话，手机却响了起来。他拿出来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
手机里传来一个男人轻佻的声音：“刘大老板，这么多年来，你的钱已经赚得够多了，难道就不怕有钱没命花？”

刘昌仁一听这话，酒顿时醒了不少。他脑海中闪过几个人的名字，推开 Linda 走到一边低声说：“兄弟，你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，就说明你不是外人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刘昌仁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！”

那个男人说：“很简单，退出这一次广场建筑项目的竞标，还有商业圈那边的项目！”

尽管河边的风很大，天气也有些冷，可刘昌仁的额头还是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层冷汗。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要是一个月前这么说，也许我会考虑一下。

如今,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,我光打点各路神仙就花了好几百万,明后天政府部门就要公布广场建筑项目的中标公告了,总不能叫我说退就退吧!就算我退出这一次,可商业圈那边的项目,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你老板是谁?有什么想法,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……”

刘昌仁的话还没有说完,那边就把电话挂了。他愣愣地看着被风吹皱的江面,思索着刚才打来那通电话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。

Linda 正要偎依上来撒娇,被他一把甩开。Linda 后退几步,右脚的高跟鞋踩到一个椭圆形的鹅卵石上,“哎呀”一声摔倒在地,滚到江边的浅水中。

刘昌仁伸出手,把 Linda 从水里拉上岸,冷冰冰地问:“你没事吧?”

语气中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怜香惜玉。

红色的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地掉在沙地上,Linda 的双手拢在胸前,那身时髦的衣服被水浸湿后紧贴在身上,让她冷得直发抖。

她赤脚站在那里,委屈地叫了一声:“刘总!”

可惜刘昌仁早已没有了兴趣。他从皮包中抽出几张粉色钞票丢在沙地上,转身走上了江边的岸堤。他来到车前,却见车门上被人用红漆喷了一个很大的“×”。

这可是 200 多万的车呀。刘昌仁的心登时像被刀割过一般,大声骂道:“妈的,居然敢跟老子来这一招,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!”

他骂了几句,开了车门坐了进去,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过了片刻,那边有人接了,声音显得很懒散:“刘总,都什么时间了。你不睡觉,我明天还要上班呢!”

刘昌仁压抑住内心的愤怒,陪着小心说道:“黄县长,这么晚打扰您,实在不好意思。刚才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,要我撒手。是不是那件事被别人……”

那头说道:“怎么会呢?那件事就我们几个人知道,评估各投标单位的专家还是从省里请来的呢,每一项评估工作都是本着严密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,

放下屠刀

都是按程序操作的，没有什么不对的呀。”

刘昌仁说道：“可是除了你们几位，在政府公告之前，谁会知道我这次会中标呢？”

手机那头说道：“刘总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虽然那几家投标单位都很不错，可是他们怎么能和你比呢？这种事情，稍微有头脑的人都知道。至于什么人叫你撒手，那可不关我的事。凭你刘总的本事，怎么会查不到是什么人干的呢？”

刘昌仁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黄县长，我可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”他换了一种口吻说：“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工程，谁都别想拿到。别以为我刘昌仁是个软柿子，到时候闹起来，谁的面子都过不去。没事，您安心睡吧！”

刘昌仁挂了手机，启动车子开上了沿江大道。在岸堤上，提着鞋子走上来 Linda 朝着那辆车的尾灯发出了几声诅咒。

高云县是一个山区小县，位于三省交界处，自古文风鼎盛。据县志记载，由唐代至清末，高云县出了进士 600 多人，举人 2000 多人，其中正二品以上官员 17 人，正四品以上六部及各省刺史府台官员达 73 人，其中不乏太子太保、太尉、司徒等权倾当朝的大人物，诗词书画名家更是数不胜数。

在文风鼎盛的同时，该县民风也很彪悍，各朝各代的土匪层出不穷。由于那些土匪与当朝的某些官员沾亲带故，所以历任县令也都对此无可奈何，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。

一条玉带般的河流绕县城而过，古老的县城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至今还留有唐宋两代的古老城墙。也许是受地理位置的影响，这里的一些古建筑都保存得很好。在乡下农村，随处可见明清时期的民宅，有的房屋里面至今还住着人。

“……日暮薄烟夕照，翘檐屋顶飞鸦。孰道仙境何处，小桥流水人家……”一副副亦真亦幻的绝美画卷，被摄影师与画家们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,该县鼎力打造旅游强县,几届县领导采取“挖掘人文艺术、保留自然景观”的方法,经过十几年的努力,终于使该县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强县。搞旅游开发,服务肯定要跟得上。于是,一座座宾馆酒楼、特色商场,包括卡拉OK夜总会,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饶是如此,每到法定的黄金假期,蜂拥而至的游客,还是将各宾馆酒店塞得满满的。

曾经有一年的“五一”,县委县政府发出紧急通知,要求家中有空房的县城居民,尽量给予游客方便,免得游客露宿在外面,带来负面影响。

巨大的旅游利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,古老的县城再也无法承受过度的商业开发,许多精明的生意人,早就将眼光盯向了城北的那一大片城郊居民区。

刘昌仁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从 2002 年开始,刘昌仁的天宇实业旗下的三家房地产公司相继在城北开发了“高云人家”、“盛世家园”、“梦里水乡”等多处高档居民小区和别墅区,并拥有两家四星级酒店和一家大型商场。

两年前,他投资 3000 万开发一处旅游景点,现在那处景点价值 1 个多亿。

刘昌仁是一位成功人士,有关他的成功史,曾经被多家媒体报道。他拥有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等很多种身份,也戴着“先进企业家”、“十佳青年”等多项光环。

他的身家有好几个亿,拥有豪宅名车,每天呼朋结友,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,不知令多少人羡慕。

成功的光环背后,自然也有不为人知的苦闷。

如今,刘昌仁才 40 出头,就已经有“四高”,即高脂肪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胆固醇。而且,他那 12 岁的儿子刘昀,在 9 岁那年就患上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,俗称白血病。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后出现并发症,虽然人还活着,可与死的没什么两样。每年高达 50 万的医药费,只能延缓他儿子的生命。他宁可拿出一半的家产,让他的儿子恢复健康。可是医生说,这种病就算花再多的

放下屠刀

钱也没有用。

刘昌仁的身边不缺女人。花点钱找个女人替他再生个儿子,也不可能。他前后包养过5个女人,其中一个还是某名牌高校的研究生,高智商基因分子。可是,任他在女人的身上怎么努力,就没有哪个女人肚子鼓起来。

他去做了检查,医生告诉他说,他的精子活动能力非常低,必须彻底治疗才行。在治疗期间要注意饮食,每天早睡早起,过规律的生活,不得熬夜和过度抽烟喝酒,更不能有滥交行为。

可是,为了公司的正常运转,每天那么多应酬,有时候忙得分身乏术,医生的那些要求,他又怎么能够做到呢?

刘昌仁将车子开到一家名叫豪门贵族的沐足城门口,一个干瘦的年轻人立即跑上前,殷勤地问道:“刘总,这么晚还来洗脚?”

刘昌仁“唔”了一声,径直上了楼,早有两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迎上来,其中一个问道:“刘总,汪总在碧玉泉等您,请跟我来!”

上了楼,迎面是一幅巨幅的贵妃沐浴图,据说是出自某位名家的手笔。灯光很朦胧,有些暧昧的色彩。那迎宾小姐领着刘昌仁往侧面的楼道走去,地上铺着进口的羊毛地毯,走路时没有一点声音,楼道两边是一间间隔开的小房间,每个小房间的门口都有一块写着字的小木牌。他跟在迎宾小姐的身后,闻到一股很奇特的香味,是面前那个迎宾小姐身上发出来的。

他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其实每个迎宾小姐和足疗师的胸牌上都写着名字,只是由于光线不好,看不清。

迎宾小姐说:“我叫刘慧!”

他接着问:“哦,和我是本家呢,新来的吧?”

刘慧回头看了他一眼:“昨天刚来上班。”

他有些惊奇地问:“你昨天才来这里上班,怎么知道我?”

刘慧有些俏皮地说：“我原来在房产开发公司那边做销售的，汪总说这边有个迎宾走了，叫我来顶两天。”

他突然发觉这个叫刘慧的女孩子长得虽然不漂亮，可眼中那一抹说不出的清纯，使他的心不由得一动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如今那些在娱乐场所里混的女孩子，心灵早已经被金钱和欲望所侵蚀，从她们的眼中，看不到一丝天真与纯情，偶尔遇到一两个貌似清纯的，可也假得很。

要换在平时，他一定和刘慧调笑一番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搞到手，可是眼下为了那件事，他已经没有了半点兴趣。

刘慧走到走廊的尽头，敲了敲门，把门推开，说了一句：“刘总请！”

刘昌仁走了进去，见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正躺在沙发上，脚放在木盆里，一个足疗师正替他按摩着背部。

见刘昌仁走进来，那个男人忙欠了欠身子，问道：“刘总，这么急叫我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刘昌仁阴沉着脸，将身体埋进另一座沙发中。一个足疗师端着木盆走了进来，利索地脱去他的鞋袜，将他的脚放入热水里。

那个男人笑着说：“刘总，这是我这里新引进的药水，里面含有一种非洲的植物，据说男人泡了之后，可以一个晚上……”

刘昌仁打断了这个男人的话：“汪总，我这么晚约你出来，可不是和你谈这些东西的！”

被称作汪总的男人看出刘昌仁的脸色不对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花了几百万去铺路，眼看工程就要到手，没想到有人横插一杠子。今天晚上我的新车子也被人用红漆给喷了！”刘昌仁说，“还有你，连门口的迎宾都让人挖走了，还有心情在这里泡脚？”

汪总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当年的大头虎，现在已经成了虎爷，人家有县长的小舅子罩着，现在翅膀硬了，我手下的很多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。我早听说那个姓万的家伙有意接那个工程，这事八成是他们干的！”

放下屠刀

刘昌仁狠狠地说：“沈县长是外地人，在这里也不过几年的时间，他能怎么样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汪积德还是道上响当当的人物呢！”

汪积德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刘总，你别抬举我了。雄哥说得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们这些人，能够有一碗安稳饭吃，就足够了，没必要跟他们去争。你刘总的钱赚了那么多，还不想收手么？如今那些当官的，还不是每到一个地方捞足了就走。刘总也是场面上的人，难道还看不透？”

汪积德说的这些话，刘昌仁如何不知道，只是他心疼那些钱。过了片刻，他问道：“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”

汪积德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除非雄哥出来！”

余爱仙醉醺醺地走上楼梯，还没等她拿出钥匙开门，就见旁边过来两个人，一左一右地挟住她。从走廊的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

“是你？”她认出这个男人是一家建材店的老板，叫方安中。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这个男人向她大献殷勤，要和她喝个交杯酒，却遭到她的拒绝。

她那么做，等于不给对方面子，没想到这家伙怀恨在心，带人来找她的麻烦了！

方安中吸了一口烟，喷在余爱仙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余小姐，你不就是个陪男人上床的交际花吗？怎么，看不上我？”

余爱仙甩开挟住她的两个人，用手撩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头发，说道：“我今天晚上是给马局长的面子才去吃饭，方老板，我和你不熟，场面上该喝的我都喝了。你说我是个陪男人上床的交际花也好，做小姐的也好，我无所谓。可交杯酒，我不是随便和人喝的！”

方安中轻佻地摸了一把余爱仙那粉润的脸颊：“我这里有一小瓶硫酸，你不想这张高云县第一美女的脸变成花脸吧？”

余爱仙后退了两步，问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方安中笑着说：“房间我都已经开好了，华天大酒店 502 房，来不来随便

你。如果你要喊人的话,现在就可以喊,我不介意惊醒你的左邻右舍,也不怕你打110。”他转过身:“另外我还告诉你,站在你身边的这两个是虎爷的人。今天晚上我请马局长他们几个人吃饭,也是虎爷的意思。”

看着方安中和那两个人消失在楼梯口,余爱仙几乎瘫软在地上,心中悲哀地想道:要是雄哥在的话,谁敢这么待她!

她勉强支起身体,流着泪走下楼梯,看到一辆黑色的别克车停在门口,方安中坐在驾驶座上,正得意地看着她。

曾几何时,她偎依在雄哥那宽厚的胸前,看着面前那一张张谄媚的脸孔,从来没有想过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

无数个夜晚,她为自己的人生感到悲哀。身为县电视台首席播音员的她,30岁出头了,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每天游荡在那么多男人中间,面对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,她除了苦笑,还能怎么样。

正经的男人是不屑与她这种女人交往的。正如方安中说的那样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她成了男人权利交易场合中一朵盛开的交际花。

那些男人如苍蝇一般围在她的身边,窥视着她丰满姣好的肉体。如今她的身体还能忍受那些臭男人玩弄,说明她还有价值。如果有那么一天她失去了这种价值,她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。

黄来德第二天上班的时候,特地去了楼上的县长办公室,见办公室里没人,问了秘书办公室的人,才知道沈县长和招商办公室的几个人一早就去市里了,说是去接广东来的客人。

一个月前,沈县长带队去广东那边招商,有一个商人想投资4000万在这里建一座生产竹碳纤维的工厂。

目前市场上竹碳纤维系列的产品很热销,生产竹碳纤维的工厂也越来越多。高云县山多林密,有很多竹子,西南几个乡镇的竹林更多,连绵上百里,占地几万亩,被一些画家和摄影家誉为“江南竹海”。之前也有人来县里

放下屠刀

洽谈投资办厂，可由于诸多原因，最后都没有谈成。

对于县里的招商计划，几任县领导都坚持环保节能的观点，所以很多大的工业项目根本不能上。这一次沈县长打破常规，亲自出去招商，又把城东的一片区域划为工业区，用来办厂。

回到办公室，黄来德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打开电脑，查找有关竹碳纤维的文章。有资料说每吨竹子目前最多能提炼出 200 至 250 公斤的竹纤维，毛竹并不是很适合提炼竹纤维，慈竹、龙竹、黄竹等丛生的竹子相对来说利用率更高。

高云县除了毛竹外，其他竹子并不多。再说这里地处山区，虽然通了高速公路，可交通依然没有办法和别的地方比。如果真要建一座那样的工厂，环境污染姑且不说，那万亩竹林可就要毁了，那可是本县一道引以为傲的自然景观呀！

只要资金一到位，厂子办起来，沈瑞强的政绩就有了。他干个几年拍拍屁股就走，竹子没了，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别人去收拾。

可这次招商引资是县党委会决定通过了的，黄来德这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无能为力。但黄来德是本地人，和那些“过境”的官员不同，干什么事都要考虑清楚。全县 30 多万老百姓看着，谁愿意被人戳脊梁骨骂呢？

刚坐了一会儿，秘书小顾推门进来，低声问：“黄县长，教育局那边问您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黄来德这才想起今天要和教育局的几个人下乡去的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急什么！”

秘书小顾愣了一下，不吭声地关上了门。

黄来德点了一根烟，刚抽了两口，手机就响了，一看是刘昌仁打来的，便接了：“刘总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那么对我说话了。”

刘昌仁在电话那头陪着小心说：“就是给我几个胆，我也不敢呀！那不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又遇上那件事，糊里糊涂的就……今天一早醒来之后，